

萬物之上總一其成理而治之也是以物有作也順之以觀其復經所謂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是已物有生也因之以致其成揚子所謂君人成天地之化是以故仰觀於天則盈縮有常數伏見有常度在上則日月星辰得其序俯察諸地則飛是動植各得其宜下治則鳥獸草木遂其性若然則不治天下而天下既已治矣

道德真經疏義卷之一

道德真經疏義卷之二

太學生江徽疏

卷二

道中章第四

道中而用之或不盈

微宗註曰道有情有信故有用無為無形故不盈經曰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萬物之理偏乎陽則強或失之過偏爭陰則弱或失之不及無過不及是謂沖氣中者中也是謂大和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取之不足者予之道之用無適而不得其中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既以為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道之體猶如太虛包裹六極何盈之有疏義曰道可傳而不可受以可傳故有情有信所以有用一振蕪之細若與之扶踈一蟻螻之微若與之承翼非情乎寒暑待此以往來而不忒其時庶物待此以生育而各從其類非有信乎以不可受故無為無形所以不盈淵乎其居而湛然不撓滲乎其清而寂然不動非無為乎昏昏默然

而視之不見窈窈冥冥搏而之不得非無形乎經曰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蓋陰止而靜萬物負之陽融而亨萬物抱之然師天而無地則偏乎陽而失之過師陰而無陽則偏乎陰而失之不及必有陰陽之中者強不失之過弱不失之不及沖氣是已中之為氣天一為之本天五為之中則沖者中也中通上下是謂大和道之致用乃在乎此是以高者抑之以損其過下者舉之以補其不及有餘則取之故大而不多不足則予之故小而不寡道之用無適而不得其中如此故曰道沖而用之蓋沖則非盈有用則非虛也非盈也是以注焉不滿非虛也是以酌焉不竭夫惟道非盈虛所能該故善貸且成而其用不窮既以為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也猶如大虛包裹六極無有端倪不可為量數豈器之所能圍哉何盈之有

淵兮似萬物之宗

微宗註曰莊子曰鯢桓之審為淵止水之

審為淵流水之審為淵淵虛而靜不與物雜道之體也惟虛也故群實之所歸惟靜也故群動之所屬是萬物之所係一化之所待也故曰似萬物之宗然道本無係物自宗道故似之而已

疏義曰莊子曰夫道淵乎其居也蓋淵水反流全一深靜而平內明外晦雖鯢桓之與流止常淵然自若測之益深窮之益遠可謂虛也波之非惡湛之非美可謂靜也道之體似之惟虛故足以該天下之羣實

惟靜故足以攝天下之羣動不物而能物物萬物之所係也不化而能化一化之所待也故似萬物之宗文子曰虛無恬恬萬物之祖也義與此合雖然道偶而應本無所係行於萬物物自宗之其曰萬物之宗亦似之而非也

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  
徽宗註曰銳則傷紛則雜挫其銳則不爭解其紛則不亂和其光莊子所謂光矣而不耀也同其塵莊子所謂與物委蛇而同

其波也內誠不解形謀成光而舍者與之避席豈和其光之謂歟飾智以驚愚脩身以明汗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豈同其塵之謂歟聖人挫其銳則處物不傷物物莫之能傷也解其紛則不謀為用智不斷為用膠萬物無足以鏡其心者若是則無泰色無驕氣和而不流大同於物以通天下之志無入而不自得也

疏義曰銳如火之銳不可長保也故傷紛如絲之紛多緒不一也故雜挫其銳則不立圭角渾然而已孰與動爭莊子所謂以深為根是已解其紛則靈臺有持外滑舉消孰能亂之莊子所謂以約為紀是已火合并為光惟和而無別則葆之而不露韜之而不發未嘗揚行以悅眾也莊子於刻

意篇有曰光矣而不耀以言用其光而分奪耀之運然後為合天德故也是之謂和其光龜而非妙塵所由生惟同而不異則與時遷徙與世偃仰未嘗崖異以自處也莊子於庚桑楚篇有曰與物委蛇而同其

波以言衛生之經在乎與物宛轉而不在手離世異俗也是之謂同其塵若夫內誠不解未能忘心形謀成光未能用晦舍者與之避席又未能自埋於民豈和其光之謂歟飾智以驚愚未能去智脩身以明汗

未能若愚昭昭然若揭日月而行又未能我獨若昏豈同其塵之謂歟蓋先者金利用之時故銳徒之以銳也則有時而毀折能無傷乎惟有以挫之則銳斯鈍矣孰能傷之然則挫其銳聖人所以處物不傷物物莫之能傷也紛以絲為之所以分垢汙

合則成體分則多緒能勿擾乎惟有以解之則雖紛而封無內外之獲思慮不萌機械不作覆却萬方陳乎前而不得以入其舍然則解其紛則不謀為用智不斷為用膠萬物無足以鏡心也若是則不自矜也故無泰色不自伐也故無驕氣有異無乖如中庸所謂和而不流守一處和如列子所謂大同於物况應酬酢無往不當所謂以通天下之志無入而不自得也

以通天下之志無入而不自得也

湛兮似或存

微宗註曰心若死灰而身若槁木之枝泰定之中天光自照儻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此其道歟

疏義曰心者神之舍於五行為火方其有心猶火之緣物顯照也及其無心猶火事已而見灰也心若死灰則無心故爾草木有生而無知木至於槁非特無知又無生也身若槁木之枝則遺生忘我故爾是以泰定之中天光自照所謂大定持之而循有照也若然則非作非止儻然若亡而存非有非無油然不形而神湛然常寂於其存也似之而非也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豈滯於一曲而言之哉湛兮似或存此其道歟

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微宗註曰象者物之始見帝者神之應物物生而後有象帝出而後妙物象帝者群物之始而道實先之莊子所謂神鬼神帝生天生地是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

不得有乎出而莫見其門孰知之者故曰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疏義曰見乃謂之象則象者物之始見帝出乎震則帝者神之應物入於不生故無相可求墮於有生故有象可見物主然後有象也萬物之出帝則出而不辭萬物之入帝則入而不違帝出而後妙物也象者形之兆帝者物之尊故為群物之始然象也帝也一出於道則道實先之矣莊子所謂神鬼神帝生天生地是也天在天成象道生之帝以妙物道神之則舉天下萬物之多孰先於道者雖然道無色也故視之不見無聲也故聽之不聞無形也故搏之不得雖有乎出其出無本無旁莫見其門孰知之者故曰吾不知誰之子與莊子所謂不知其誰何同意

天地章第五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

微宗註曰恩生於害害生於恩以仁為恩

害則隨至天地之於萬物聖人之於百姓輔其自然無愛利之心焉仁無得而名之束芻為狗祭祀所用適則用之過則棄之彼萬物之自生百姓之自治曾何容心焉疏義曰愛人利物之謂仁有心於愛人則其愛不博有心於利物則其利不周蓋以仁為恩未免於有心故也且原恩之所起常本於害要害之所起常出於恩有害而恩隨之有恩而害繼焉自然之理也天地無心於萬物聖人無心於百姓常因自然而不益生故無所不愛亦無所不利受施者不報蒙澤者不謝利澤施乎萬世不為愛人仁鳥得而名之莊子所謂大仁不仁是已猶之芻狗焉其未陳也盛以篋衍巾以文繡尸祝齋戒以將之及其既陳也行

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彼萬物之自生百姓之自治曾何用心焉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

微宗註曰橐籥虛而能受受而能應故應而不窮有實其中則觸處皆礙在道為一

偏物為一曲

疏義曰素之能容籥之能鳴二者皆虛而能受受而能應者也隨感隨應果有窮乎天地之間一氣潛運周遍無外至無以供其求猶之囊籥也一物實之無適非礙天地之大豈蔽於一偏滯於一曲哉

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微宗註曰虛已以遊世則沈應而曲當故曰虛而不屈迫而後動則運量而不匱故曰動而愈出聖人出應帝王而無言為之

累者此也

疏義曰天地之大聖人法之虛其體也自其用也攝用歸體故寂然不動萬物莫如以傾其固以之沈應有不當乎從體起用故動而不窮既已與人已愈有以之運量果有匱乎虛已以遊世必迫而後動故終身言而無失言之德無不為而無有為之僞其於應帝王蓋有餘裕矣莊子所謂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者此也

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微宗註曰籥虛以待氣氣至則鳴不至則止聖人之言似之辨者之囿言多而未免

夫累不如守中之愈也慎汝內閉汝外收視反聽復以見天地之心焉此之謂守中疏義曰凡樂皆出於虛籥之為器律度量衡所自出樂之本在是焉故詩稱以籥不

階者謂此所謂虛以待氣氣至則鳴不至則止者也聖人得言之解焉而當律有問

而應之無不異此若孔之欲無言孟子以好辯為不得已者為是故也彼不能忘言之人又離曼衍辭至於數萬書至於五車

是辯者之囿也雖多亦奚以為守中者不然極物之具而守其本命物之化而守其宗慎其外而無外獲之繁閉其內而無內獲之終目無所見收其視也視乎冥冥耳無所聞及其聽也聽乎無聲復以自知而天地之心坦然可見守此勿失雖終身不言未嘗不言又奚以諛諛為哉蓋中通上下有之所謂天下之大本也言之畢不出於此即多言以交之不如守中之愈也

谷神章第六

谷神不死

微宗註曰有形則有感表有數則有成壞形數具而生死分物之理也谷應群動而常虛神妙萬物而常寂真常之中與道為一不麗于形不墮於數生而不窮如日月焉終古不息如維斗焉終古不忒故云不死

疏義曰感極則衰表極則成有形者然也成已俄壞壞已俄成有數者然也既已為物矣未有逃乎形數者此所以有生者必有死也一陰落乎下一陽徂乎上未離乎

陰陽者莫不皆然谷神則異是矣受而不積應群動而常虛陰陽不測妙萬物而常寂真常之中與道為一不可以形求不可以數索彼形有盡而此無盡彼數有終而此無終化出萬有生不生窮所謂未嘗死者是已如彼日月一往一來運行不息如彼維斗一南一北斡旋不忒又焉知其所終哉

是謂玄牝

徽宗註曰萬物受命旋無而成形於有谷之用無相神之體无方萬物所受命也玄者天之色牝者地之類萬物所成形也谷神以况至道之常玄牝以明造物之妙

疏義曰且然無間謂之命命之所稟者誰歟谷神是已物生成理謂之命形之所賦者誰歟玄牝是已虛而善應視之不見其形谷之用無相也圓而常運索之莫知其神神之體無方也物之所受命者在是矣亦黑為玄故易稱天玄而地黃則玄者天之色也陽為牡陰為牝故易稱坤利牝馬之正則牝者地之類也物之所成形者在是矣谷神玄牝異名同實自其常存言之則謂之谷神所以况至道之常自其生出言之則謂之玄牝所以明造物之妙名相反而實相順也

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

徽宗註曰莊子曰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而見之者必聖人

已故於此明言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天地者萬物之上下也物與天地本無先後明大道之序則有天地然後有萬物然天地之所從出者玄牝是已彼先天地生者孰得而見之

疏義曰物之生也其出無本故莫見其根其來無迹故莫見其門惟聖人視人所不視而見不見之形則自本自根而為眾妙之門者知之如視矣故直指本宗明言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莊子所謂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者此也且天辟乎上地辟乎下人處其中則天地者萬物之上下也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則物與天地鳥可以先後觀哉有天地然後有萬物特道之序爾夫天地所從出者名之為玄牝則先天地生者果可得而見

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徽宗註曰自本自根自古以固存火之傳不知其盡也夫是之謂綿綿若存茫然天

造任一氣之自運條爾地化委眾形之自殖乾以易知坤以簡能非力致也何勤之有

疏義曰綿綿者不絕之謂若存者不亡之謂經言湛兮似或存幾是已至道之極先天地而無始後天地而無終惛然若亡而存可謂自古以固存也猶火之傳焉因薪顯照緣盡復入薪雖盡而未始有盡也夫是之謂綿綿若存然而天積氣爾萬物之所資始然天之造物任一氣之自運非致力以造之也地積形爾萬物之所資生然地之化物委眾形之自殖非致力以化之也大哉乾元以易而知至哉坤元以簡而能妙用所具不假施為自然而已何勤之有

天長地久章第七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

徽宗註曰天穹窿而位手上經為日月緯為星辰而萬物覆焉地磅礴而位手下結

為山岳融為川澤而萬物載焉萬物覆載於天地天地無心於萬物故天確然而常運地隤然而常處所以能長且久也天地有心於生物則天俄而可度其覆物也淺矣地俄而可測其載物也薄矣若是則有待也而生焉能長生

疏義曰輕清為天以圓而動故其體穹窿而位乎上重濁為地以方而靜故其體磅礪而位乎下天以氣運手上則日月星辰也皆積氣之成乎天者也凡戴天者皆其所覆焉地以形處手下則山岳也川澤也皆積形之成乎地者也凡履地者皆其所載焉天無不覆地無不載萬物覆載於天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無心於萬物故確然示人以易而其運不息隤然示人以簡而其處不已此天地所以能長且久也苟或任機械恃智巧簡髮數末物刻而彫之是有心於生物也焉得力而給諸天地之神明殆將可以數推可以智測覆載之功淺且薄矣若是則有待而生與物

奚擇哉夫惟不自生而冥於不生之境所以能長生也

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微宗註曰天運乎上地處乎下聖人者位乎天地之中達而為三才者有相通之用辯而為三極者有各立之體交而為三靈

者有無不妙之神然則天地之與聖人咸得乎道而聖人之所以治其身亦天地已故此章先言天地之不自生而繼之以聖人不自有其身也人皆取先已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是謂後其身後其身則不與物爭而天下莫能與之爭故曰後其身而身先在塗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外死生遺禍禍而神未嘗有所困也是謂外其身而身存夫聖人之所以治其身者如此况身外之事物乎遭之而不違過之而不守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形將自正物我為一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此其功歟

處乎下聖職教化故位乎天地之中焉以其用相通故謂之三才以其體各立故謂之三極以其神不離故謂之三靈即是以觀天地之與聖人迹雖異而道則一而已聖人之治身不可他求觀諸天地斯可矣故此章先言天地而繼之以聖人也蓋不自生則忘生也不自有其身則忘身也忘生而長生忘身而身存此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聖人之所以為聖人也自後者人先之故人皆取先已獨取後經所謂欲先人

以其身後之是也川澤納汙國君舍垢故受天下之垢經所謂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是也凡此皆後其身者也惟後其身則以柔弱謙下為表而不與物爭夫惟不爭則虛己以遊世孰能害之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此身先之道也是之謂後其身而身先後俟而往者不避川谷險易之利人所爭也今則在塗不爭險易之利違寒就溫者自然之性陰陽之和亦所爭也今則冬夏不爭陰陽之和悅生而惡死嚮禍而避

禍人之情也。今則外死生遺禍福。此無他。知身非我有。而四肢百骸。將為塵垢。故能大同於物。而不自有其身也。若然。則萬百骸象耳目。而神未嘗有所因物。孰能害之。是之謂外其身。而身存。人莫重於一身。聖人治之。尚且如此。况身外之事物乎。遭之而不達。知其來不可圍。過之而不守。知其去不可止。不累於形。而體性抱神。與人為徒。以遊世俗之間。形將自正。物我為一。長生久視。而與天地並。則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又何難焉。

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

微宗註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道者為之公。天地體道故無私。無私故長久。聖人體道故無私。無私故常存。自營為私。未有能成其私者也。  
疏義曰：天地者有形之大也。其異於萬物者以長久故也。聖人之於民類也。其異於眾人者以常存故也。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天地所以生生而長。

久聖人所以保位而常存。以無私故也。橫私於道。不得道者為之公。焉其能無私。以體道故也。韓非曰：自營為私。背私為公。夫不自生也。外其身也。豈自營哉。所以致長久而身存也。是之謂成其私。

上善若水章第八

上善若水

微宗註曰：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莊子曰：離道以善。善名既立。則道之體虧。然天一生水。離道未遠。淵而虛靜。而明是謂天下之至精。故上善若水。  
疏義曰：陰陽者氣之大。自其未見氣言之。則非陰非陽者道也。萬物負陰而抱陽。自其行於萬物者言之。則不離陰陽者亦道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即物而言之。爾自道而降人之可欲。唯善為先。則繼之者善也。夫道一而已。既已謂之善。則分於道矣。其相分也。乃相繼也。故莊子曰：離道以善。善善名既立。則渾全既析。而道之體虧。然而九疇以五行為初。五行以水為先。則

天一生水。離道未遠也。雖濫而不失。其監淵而虛也。澄之而鬚眉可燭。靜而明也。非天下之至精。孰能與於此。然則上善若水。異乎天下皆知善之為善者矣。

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所惡。故幾於道。

微宗註曰：融為雨露。萬彙以滋。凝為霜雪。萬寶以成。疏為江河。聚為沼沚。泉深海大。以汲以藏。以裕生殖。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匿以利萬物。孰善於此。善利萬物。萬物蒙其澤。受其施。而常處於柔弱不爭之地。納汗受垢。不以自好。累乎其心。故於道為近。幾近也。

疏義曰：天一生水。周流無際。其在天也。陽氣勝則融為雨露。敷施以生物。而萬彙以滋。陰氣勝則凝為霜雪。剋制以成物。而萬寶以成。其在地也。疏為江河。聚為沼沚。包之反流。全一為泉之深。視之不見。水端為海之大。以汲以藏。以裕生殖。而其養不窮。萬物皆往資焉。不匿而隨取。隨給以利。萬物孰善於此。其善利萬物在天為雨露之。

類而萬物蒙其澤在地為淵泉之類而萬物受其施然其性解緩而常處於柔弱不爭之地納汙受垢不以自好累乎其心則於道為近蓋幾也幾者動之微幾動而未至特鄉所至爾故幾訓近幾於道則近於道故也

居善地

微宗註曰行於地中流而不盈

疏義曰水曰潤下故由地中行盈科而後進故流而不盈也

心善淵

微宗註曰測之而益深窮之而益遠

疏義曰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測之而益深也千里之廣不足以舉其大窮之而益遠也

與善仁

微宗註曰兼愛無私施而無擇

疏義曰霜露所墜無有遠邇極地所載咸被其澤可謂兼愛無私施而無擇矣

言善信

微宗註曰避礙而通諸海行險而不失其信  
疏義曰學海而至千海所謂避礙而通諸海也萬折而必歸於東所謂行險而不失其信也

政善治

微宗註曰汙者潔之險者夷之順物之理無容心焉故無不治

疏義曰以出以入就鮮潔則汙者潔之也主量必平則險者夷之也若有决行之以順物之理無容心也夫然故澹然無治而無不治矣

事善能

微宗註曰因地而為曲直因器而為方圓趣變無常而常可以為平無能者若是乎

疏義曰流行順理故因地而為曲直隨取隨應故因器而為方圓搏之可使過顛激之可使在山而其平中準大匠取法焉則趣變無常而常可以為平也無能者若是乎

動善時

微宗註曰陽釋之而泮陰凝之而水史諸東方則東流史諸西方則西流動而不括宜在隨時而已

疏義曰時方在春陽氣發於上則冰解而為水陽釋之而泮也時方在冬陰氣極於上則水結而為冰陰凝之而水也不滯於一隅不膠於一曲史諸東方則東流史諸西方則西流因物而動動而不括宜在隨時而已

夫惟不爭故無尤矣

微宗註曰聖人體道則治身惟長久之存兼善則利物處不爭之地莊子曰有為而為其易耶易之者俾天不宜夫無為而寡過者易有為而無患者難既利物而有為則其於無尤也難矣上善利物若水之性雖利物而不擇所利不與物爭而物莫能與之爭故無尤矣故曰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  
疏義曰聖人應世其自為則體道以在已



故治身惟長久之存所以與天地並其為人則兼善天下故利物處不爭之地所以其動若水焉莊子曰有而為其易耶易之者俾天不宜蓋君子將有為必先齋戒以神明其德則有為不可易也夫無為則入而與物辨欲寡過則易有為則出而與物交欲無患則難既以利物為事是未免有為也則其於無尤難矣蓋又宜右上而左乙宜左屈而右皆所以為尤惟上善利物若水之性上下屈伸無左右之偏雖利物不擇所利不與物爭而莫能與之爭萬變常一物無得以勝之故無尤矣經所謂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同義

持而盈之章第九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  
徽宗註曰盈則溢矣銳則挫矣萬物之理盈必有虧不知持後以處先執虛以馭滿而湛溺滿盈之欲是增傾覆之禍故不如其已物之變無窮吾之智有盡前識者道

之華愚之始也揣物之情而銳於進取則智有時而困可長保乎

疏義曰物有常量故盈者斯溢亦有常勢故銳者斯挫則盈必有虧萬物之理也苟不知行巽之權持後以處先用謙之柄執

虛以馭滿消長代謝與時俱化而湛溺滿盈之欲是增傾覆之禍故持而盈之不如

其已傳曰得道者能持盈而不傾蓋異此矣以一身對群動以一心膺萬務將殫聰

明竭思慮以應之則終藉膠錯日投其前雖有至智或不足以周事情以物之變无窮而人之智有盡故也蓋澈精神而妄億

度是為前識前識則徇末而忘本心勞而日拙所謂道之華愚之始也以智為鑿揣

物之情而銳於進取則智有時而困雖得之必失之可長保乎傳曰體道者逸而不窮任數者勞而無功此之謂歟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

徽宗註曰金玉富貴非性命之理也外物之不可恃而有者也寶金玉者累於物累

於物者能勿失乎故莫之能守富貴而驕則害於德害於德者能免於患乎故自遺其咎聖人不拘一世之利以為己私分不以王天下以為己處顯夫豈金玉以為寶富貴之足累乎故至富國財并焉至貴國

爵并焉其貴無敵其富無倫而道不渝

疏義曰自券之內無適非真自券之外無適非偽金玉富貴皆券外之物非性命之

理也外物不可必得與失常相仍則不可恃而有者也蓋所寶在我則無往而不存

所寶在物則隨得而隨失寶金玉者累於物物之去不可止能無失乎故莫之能守

富貴體恭者君子之德驕淫矜夸者將由惡終富貴而驕則害於德害於德人所違

也能無患乎故自遺其咎聖人不拘一世之利以為己私分共利之之為悅不以王

天下為己處顯樂道而忘勢夫豈貴難得之貨金玉以為寶以名利為心富貴之足

累乎故有萬不同皆備於我至富國財并焉彼晉楚之富非此所謂富也宰制萬物

世莫能先至貴國爵并焉彼趙孟之貴非此所謂貴也其貴無敵其富無倫且古今而常自若也是以道不渝

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微宗註曰功成者顯名成者譽日中則昃月盈則食物之理也聖人睹成壞之相因識盈虛之有數超然自得而不累於物無驕盈之患非知天者孰能與此故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四時之運功成者去是天之道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能勿悔乎伊尹曰臣固以寵利居成功

疏義曰功累之至於高功之成也然有時而隳焉名修之至於全名之成也然有時而虧焉仰觀諸天日為陽之主月為陰之宗日月運行猶有虧缺况儻來之功名乎聖人達萬物之理知成已俄壞觀成壞之相因知盈極必虛識盈虛之有數非得人之得而起然自得能不累於物而不物於物謙冲持滿無復驕盈之患消息盈虛與

時借行視富貴如陰影集身蚊蚋過前曾何以為累哉非知天者孰能與此故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今夫成出則丁藏甲旺則祭廢四時之運功成者去是天之道苟知進不知退進退不已知存不知亡保其存而不變知得不知喪既得而患失能勿悔乎伊尹曰臣固以寵利居成功蓋有居則有去功成名遂身退則功成不居也夫惟不居是以不去執臣之道者可不念茲

道德真經疏義卷之二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洪道教學術資

道德真經疏義卷之三

太學生江澈疏

莫三

載管魄章第十

載管魄

微宗註曰魄陰也麗於體而有所止故老氏於魄言管魂陽也託於氣而無不之故易於魂言遊聖人以神御形以魂制魄故神常載魄而不載於魄如車之運百物載焉如時之行寒暑往焉心有天遊六徹相因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豈復滯於魄哉

疏義曰魄色所生也其字從白白陰色也入而不變無所之焉則麗於體而有所止矣故老氏於魄言管言有所止也魄氣所主也其字從云云陽氣也出入合散精神應之則託於氣而無不之矣故易於魂言遊遊言無不之也聖人以神御形不使神為形所累以魂制魄不使魄為魂所拘故神常載魄而不載於魄如車之運百物載焉積中不敗如時之行寒暑往焉人物